

花光父亲死亡赔偿金 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

河南省平舆县的一名村民黄平(化名),今年23岁,他给记者看了一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,这只是其中一张银行卡的记录,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打赏出去的,总共有150多万元。

黄平目前没有工作,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。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?黄平的父亲两年前在工地打工,遭遇意外不幸去世,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145万元。后来,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。之后,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,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,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。

目前,黄平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。通过打赏搞得倾家荡产并不是个例,甚至有人因为打赏影响了企业的生存。在北京市一个服装商城的大厅里,几百平米的空间空荡荡的。几年前,这家公司的出纳挪用了公司公款2000多万元参与直播打赏。最多的时候,一天打赏一万多次。

这位出纳最终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,至今赃款也没有追回来,给企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内容低俗、主播PK 诱导打赏套路满满

一个又一个惨痛的经历让人疑惑,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?其实,直播打赏本身并不是天然具有这么大的危害,它是一种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网络盈利模式,用户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程中,通过花钱刷礼物的方式为主播的工作支付报酬或者表示赞赏。

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,因为打赏有不同的类别,有一种付费观看,比如我付费,打赏一定金额,主播会回答你一个问题,或者给你讲一个故事,唱一首歌,跳一支舞。属于这种附条件的赠与,或者类似于购买服务。

看到优质的直播内容,用户用打赏来表示谢意也无不可厚非。那么,黄平兄弟俩在直播时到底看了什么内容,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,直至能把父亲的抚恤金一分不剩地打赏出去了呢?在他保留的记录里可以看到,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,黄平一天就为她花费了15万元。黄平表示,开始打赏比较少,慢慢地加个朋友,然后越打赏越多,她说可以见面。

至于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?黄平表示,自己也不知道,反正就这样拖着。

黄平的经历并非个例。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,而是靠低俗、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、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。

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,打PK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一种常见方式。所谓打PK,也就是几位风格接近的主播在约定时间内进行比赛,看谁家礼物刷得多。看上去是一个小游戏,却成了很多网友疯狂打赏的“战场”。

大主播打PK的时候一般人都受不了,为什么呢?朱巍介绍,第一,会有所谓的“战曲”,“战曲”一响大家很冲动;第二,他会之前先给大家洗脑,我们是家人,是凝聚力,有少钱上少钱,没有少钱你就点赞就行了,大家凝聚起来去打对方。

主播以及平台营造洗脑式、非理性的氛围让人“上头”,本身很多人已经难以克制。而在PK时,一些直播间里往往都会出现一些“大哥”或“老板”,他们豪气的打赏方式,引得许多网友跟风效仿,争当“榜一大哥”。

像黄平这样在日常生活不顺利、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但是,争当“榜一大哥”的网友中,往往有一些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自己给自己主播刷礼物,营造竞争气氛来引你入套。

兄弟打赏超百万元 花光父亲死亡赔偿金

失控的直播打赏

近年来,网络直播新业态迅速兴起,在推动行业发展、丰富文化供给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乱象,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。特别是一些打着所谓情感类直播的打赏活动,让很多人甚至青少年沉溺其中,直至倾家荡产。

国家相关部门近几年也不断对相关乱象进行治理,但是“主体责任缺失”“主播良莠不齐”“打赏行为失范”等问题多发频发的现象仍然存在。

■ 评论

整治直播打赏乱象 既要心硬也要拳头硬

沉迷打赏,经济损失是最醒目、最可见的损失,打赏数字背后的精神伤害、心理伤害同样无法忽视,它们足以摧毁一个家庭、摧毁人生,破坏公序良俗,埋下社会隐患。这些悲剧,无法以“个人责任”一言以蔽,一些主播的诱赏、经纪机构的“助燃”、直播平台的“假寐”,有着巨大的能量。

2020年11月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》,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“打赏”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。2021年2月,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督促平台对主播账号实行分级分类管理,防范非理性、激情打赏,遏制商业营销乱象。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开展“清朗·整治网络直播、短视频领域乱象”专项行动,从严整治功能失范、打赏失度等突出问题。2022年5月,中央文明办等四部门印发《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》,专门对“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”“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”等问题提出七方面的具体措施。看得出,乱象面前,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。

尽管监管“很忙”,利益驱使下“暗度陈仓”的操作仍然屡见不鲜。直播这个近2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释放的诱惑,刺激着一些经纪公司、主播们铤而走险,各显神通,也在无视规范,收起良心,一茬茬收割缺乏充实生活和充足自控力的观看者,带领他们沉迷在五光十色的直播间。打赏就是王道,花钱才有情绪价值,当部分主播的目的就只为掏空观看者钱包时,下限就真没有了。

治理有难度,更要想办法、多促落实。目前来看,我们有很多监管“工具”在手,比如对建立单场打赏总额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、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等指导意见,但一些平台落实情况堪忧。对掌握技术话语权的部分平台来说,在“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”、优化升级“青少年模式”等要求面前阳奉阴违,真就奈何不了它们吗?

总体来说,目前这些意见填补空白的意义很大,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和强制力还不够。整治直播打赏的乱象,既要心硬也要拳头硬,要有啄木鸟般的恒心,把违规者“叨”出来,从根子上断绝部分平台面对乱象的“假寐”,用“有痛感”的规则建立起防火墙。 据《成都商报》

网络直播乱象屡禁不止 根本还是利益驱使

说一千道一万,根本还是利益的驱使,导致指导意见难以落实、行业乱象屡禁不止

没有真正杜绝 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

2021年2月,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指出网络直播打赏平台“主体责任缺失、主播良莠不齐、打赏行为失范等问题多发频发”,要求各平台切实规范直播秩序,坚决遏制不良倾向、行业乱象。2022年5月,中央文明办等四部委又联合出台了《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》,提出要“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”。可是,无论是一些平台主体责任,还是主播的行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

深夜的直播间里,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,语言暧昧,有的直接许诺刷够多少礼物就可以私聊,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。

河南卫辉市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“福利”。前不久,他在偷偷看直播时,女主播和他聊天后加了他微信,给他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,并承诺“完成了任务下播给你看”。涉世未深的小张沉迷其中,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万多元钱逐步都在直播间刷了出去。

要真正杜绝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,除了提高家长监管意识和能力以外,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网络直播的乱象治起。

朱巍表示,平台更多是一个居间服务,它提供的是网络相关服务,有相关分成的权利,就一定有相互配合的义务。比如这个钱不符合道德观念和公共利益,那平台应当有准备金,要有赔付责任的。

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 平台并没有落实

根据行业管理的要求,2021年我国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就提出,网络直播平台建立、健全直播账号分类分级规范管理制度,要针对不同类别级别的网络主播账号在单场打赏总额、直播热度等方面合理设置限,要对单个虚拟消费品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,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。时隔两年多的时间,这些要求一些平台并没有落实。

记者通过查询发现,有少数网络平台在用户进入直播间时会提供这样一个选项,用户可以自己限定打赏额度,设定之后等到打够额度时,会收到相应的提醒。不过,这和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建立单场打赏总额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、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等并不是一回事。

主播得到的打赏,平台和经纪公司都会参与分成,一般来说,平台要首先分走50%的打赏费用,剩下的由主播和经纪公司来分成。在这种制度下,推动了经纪公司和主播想方设法争取更高额度的打赏。

说一千道一万,根本还是利益的驱使,导致指导意见难以落实、行业乱象屡禁不止。最新的行业报告显示,我国网络表演(直播与短视频)行业已有超1.5亿网络直播账号、超10亿内容创作者账号、近2000亿元市场营收。这样一个巨大的从业市场,如何更好地规范,保证其良性发展,是一个既复杂、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。网上没有法外之地,希望通过有效治理,让直播间早日实现风清气正。

诱导打赏套路:

靠低俗、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、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

打PK吸引用户打赏,营造洗脑式、非理性的氛围让人“上头”,争当“榜一大哥”

.....